

醒来时
的一记阳光

无处可逃
Lola Works
著

其实我所有的努力堆砌
堆砌这些有韵脚的字句
都只是为了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无懈可击的
爱你

I just wish someday and somehow,
we can be back together.



华文出版社

醒来时
的
You Are My Sunshine
一记阳光

无处可逃·著
Lola Weeks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来时的一记阳光 / 无处可逃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75-2635-6

I. ①醒…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1264号

醒来时的一记阳光

著 者: 无处可逃

责任编辑: 彭 雪

特约编辑: 小 白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邮箱: hwcbs@126.net

电 话: 010-58336259 5833623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5-2635-6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引子

005. I 时间一直在经过

006. VOL.1 双羊尊

017. VOL.2 李之谨

027. VOL.3 强迫症

037. VOL.4 墓地

046. VOL.5 烂柯山

058. II 爱过你

059. VOL.6 画中人

069. VOL.7 迷路

078. VOL.8 何孟欣

092. VOL.9 吻

104. VOL.10 爱与恨

132. III

至死不渝

133. VOL.11 碎裂

145. VOL.12 放手

155. VOL.13 辞职

165. VOL.14 咖啡屋

175. VOL.15 生日

187. VOL.16 心理治疗

199. VOL.17 新闻

213. VOL.18 自欺欺人

227. VOL.19 离开

244. IV

韵脚游戏

245. VOL.20 华山索道

256. VOL.21 一步之遥

267. VOL.22 西山

276. VOL.23 方流怡

285. VOL.24 醒来时的一记阳光

298. 番外一·艾尔米塔斯

308. 番外二·展叶滢

•

会议进行到一半，展泽诚手边的电话却一亮一亮地震动起来。看了一眼号码，他还是接起来了。

可是并不是她，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女声，声音高亢而激动，几乎是大喊大叫了。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停下了动作，鸦雀无声。

“她自杀了你知不知道？！”

展泽诚的手轻微地一颤，旋即收起电话，低声对一旁的秘书说了句话，便出了门。

会议室的门被关上了，留下一室嗡嗡的议论声，秘书亮亮嗓子：“展先生有事，我们这里还是继续。”

一个女孩靠在急诊室的门帘边，因为惶恐而脸色苍白。他终于记起来，那是她的好朋友，王敏辰。他大步走过去，伸手就要掀急诊室的厚帘。

王敏辰伸手拦住了他，手里还拿着她的电话，嘴角带了冷笑：“她自杀，现在你满意了？”

断断续续地有呕吐声传出来，展泽诚微微退了一步，手悬在空中，良久，才慢慢地问：“她现在……怎么样？”

不用她回答了。帘子被掀开，躺着的女孩头发纠结，露出尖俏的下颌和污渍斑斑的衣衫。自从认识她开始，在自己的印象中，她便是干净清爽的女孩，从未像现在这样。

心底一沉，他条件反射一般地想要走过去，像往常那样抱住

她……医生拦住了他：“对不起，这位先生，麻烦让一让……”

慌乱之中，他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却看见她忽然睁开了眼睛。

想是听到了刚才自己和王敏辰的对话，她的声音低弱，执著得近乎固执：“你滚，我不是自杀，鬼才会为了你自杀。”

王敏辰过去握住她的手，柔和地低声安慰：“好，不是自杀……谁会为了这种人自杀……”

他看着她被送进病房，一颗心已经沉到了最深的深渊里，雾茫茫的，看不到一点出路。

手机又响起来。

这一次，是秘书打来的。

展泽诚的态度极为不耐，这让秘书诚惶诚恐：“展先生，两个方案都已经出来了，最后用哪一个，还需要您……”

“我来跟他说……”

是母亲的声音。

清和，又不失从容。

“泽诚，这是你第一次主持董事会。想想你的父亲，他的心血……和你肩上的责任。”

他又看了一眼那间病房：“我马上回来。”

再一次赶来的时候，已是傍晚。左手已经触到了病房的门把，展泽诚却微微踌躇了，似乎有些期盼，又有些犹豫。

身体的反应却比思维的停顿要迅捷得多。

从打开的一丝门缝之中，看得到她靠在床上，早已不是上午那副狼狈样子。她束着头发，露出苍白而秀丽的侧脸，安安静静地在看书。

他压抑着想要抱住她的冲动，推门而入。

她抬头的瞬间，目光犹带着笑意，黑白分明的一双眸子，如水清透。

然而片刻之后，那些暖意，那些微笑，在瞬间退去了温度。她看

着他，并非像是看着仇人，可是那样的眼神，依稀仿佛他只是一个陌生人，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交集。

最后自己说了什么，其实早就忘记得七零八落了，唯一记得的，却是她手中的那本书——被狠狠地掷过来，他不闪不避，只是闭了闭眼睛。风声滑过额发，而页角坚硬如石，就砸在了眉梢的地方，有一种类似刮骨的疼痛。

书“哗啦”一声散落在地上，他只觉得有温热的一道细流从眉梢处滑下来，可是只滑到脸颊的地方，就已经慢慢变凉。

她的声音近乎麻木：“展泽诚，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我还以为彼此都心知肚明，这就算是分手了。”

鼻间已经可以闻到血的腥味，他似乎没有顾及自己的伤口，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和你分手。”

明明离得这么近，可她抬起目光，没有流露出半分波澜，声音却仿佛遥遥传来，简单地说：“你不要逼我。我够恨你了。”

语调清平冲淡，大约就是所谓的如枯槁死灰，连争辩都不曾予他。

有护士走进来，看到这幅场面，吓了一跳，怯怯地问：“先生，需要包扎一下吗？”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头，淡淡地挑起眉梢：“我可以等，等到你消气为止。”

这就是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那之后，他便只记得她的眼神。她挑衅般地回望他，像是尖锐透明的针，一点点地推进他心里。或许细如麦芒，并不见血，可就是永远在那里，稍微触及，便痛不可抑。

“展先生？”工作人员善意而温和地在喊他的名字，“展先生，请签字。”又十分细心地将笔递给他。

终于从汹涌的回忆中抽身出来，展泽诚抬手，神色自若地拿起笔。在如繁星般的灯光的映射之下，白色的袖口，有一对如猫眼般的宝石袖扣，滑过浅浅一轮光泽。

他几乎忘了这是第几份自己亲手签下的文物拍卖合同。

每一次，易钦的代表在前台拍下那些古玩字画，随后就会有专家陪着自己来到库房检查、鉴定被拍下的古董。厚实的地毯，调适得极为柔和的灯光，专家们戴着手套，屏住呼吸，鉴定的过程中也会耳语几句。最后办理移交手续。

过程算是漫长而繁冗的，可他是少有的耐心，从头至尾，沉默地等待签字的那一刻，又仿佛是在等待着她。

这次拍下的是一件青铜器，造型敦厚，粗看有些狰狞，可细看又带着远古的粗犷的生命力。

有限的记忆中，关于她的点点滴滴，总是清晰至此。比如，她曾指着这尊青铜器的图片给自己介绍：“商代的双羊尊……据说现在是在国外一个收藏家手里……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被掠走的……”

他微微勾起唇角，眼神中的柔和一闪而逝，无声无息地冲淡了所有的温暖或者伤害，最后下笔，字迹遒劲而清晰，却并不是自己的名字——

白洛瑶。

You Are
My
Sunshine

I

时间一直在经过

隆冬之际

谁的承诺

被丢进炉火当柴火

时间一直在经过

我知道取暖的人

是我

——
方文山《时间一直在经过》

OVL1 双羊尊

每天早上这个时候，白洛瑶就会被“哐当当”的闹铃声吵醒。声音很大，就像是重金属的敲打，每次它响的时间超过三十秒，洛瑶就会担心它会不会忽然散架。或许这三年来她从来不会迟到的原因就是得益于这个老旧的闹钟。

她很快地起床，粗绒围巾，长款的开襟针织毛衣，铅笔裤，最后是一双雪地靴。出门前在镜子里照了照，一张脸几乎被埋进了围巾里，只有一双眼睛，无尽的疲惫。

从家到地铁站，一路上一直在下雪粒子，唏唏簌簌的，落得人心焦。地铁里人满了，她靠在门侧的挡板上，无声地望着黑漆漆的窗外，偶尔见到有广告牌，亮光也是很快如流星般逝去。心里一站站地数着数字，终于听到了中心广场的站名，她毫不费力地第一个挤了出去。今年的冬天冷得可怕，一夜之间，梧桐树叶便落光了，暮秋之际的金黄发脆，此刻被水一涸，贴在了地上，依稀仿佛少女金色的长发，柔软无力地任凭狂风疾卷。

洛瑶走工作人员的通道，和保安打了招呼，走进文岛博物馆的更衣室，很快地换了工作服。藏青色的套装，白色真丝衬衣，领口软趴趴的，她习惯性地对着镜子整理了数次，可没什么效果。她无奈地笑了笑。仿佛不甘心地似的将目光移开，将长发盘起，用最不起眼的黑色卡子把碎碎的长发别得服服帖帖。

此刻她俨然已经是衣着规范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了。衣服款式、颜色都是老气的，可她肤色白皙，按规定擦了口红，唇色便显得嫣红，比起那一身随意的衣裳，精致干练了许多。

老馆长范吉成此刻也慢慢踱步进来，见到她就问了声：“洛瑶

啊，怎么这么早？”

洛瑶正在给每个人擦桌子，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馆长您早，您今天开始上班了吗？”

范馆长点点头：“刚回来，这次还从那边带了些资料。你记得在员工网上通知下，下午要抽时间组织大家一起看光碟。”

文岛博物馆前一阵子配合着国家弘扬汉文化的倡导，一直在策划精品文物的出国展览。由主办方精挑细选了二十四件国宝级器物，空运至英国伦敦做题为“华夏大观”的主题展览。回想起那段日子，白洛瑶就觉得苦不堪言。

因为要历经长途跋涉，国之重器不容有丝毫的闪失，除了签订相关的协议和保险，运输包装工作也异常地严格、精细。

沿用的一直是老方法。丝绸覆起表层，在器物的支脚之处再加固缠上棉布，然后充实棉花，放进木盒中，最后监督负责运送的工人贴上封条，准备装箱。这样包装起来的古器物，即便从几层高的楼上摔下来，也不会有丝毫的破损。

白洛瑶和同事一起，没日没夜地蹲在那里打包文物。不过虽然累了些，工作又枯燥，可她专心致志，倒也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想不到转眼间，这批博物馆人眼中的宝贝，已经回来了。这意味着他们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拆除包装的工作。一想到又有机会和这批老朋友们“亲密接触”，白洛瑶心底泛起了一些快乐。

在博物馆工作的大多数时候，周围的环境总是极安静的。手里的古物，不论是瓷器、书画，还是青铜器，总像有生命一样，将灵魂拘在了深处，唯有细细地辨别，才能轻轻触到。

洛瑶小心地拆下了一件瓷器耳柄处的棉布，忽然有人来提醒：“两点半的学习时间，都准备一下，上去吧。”

不知道蹲了多久了，她将器物放回原处，直起腰的时候仿佛听到“咯”的一声，似乎是哪个关节错位了。立直的时候，还好，没什

么异样。幸好这个身体也已经适应了这样周而复始的疲惫。直到走远了，犹自不放心，一步三回头地看着那个巨大的木箱，总觉得自己漏了什么步骤。倒是同事不停地催促：“快点，来不及了。”

来到一楼旁边的小型会议室，他们拣了后边的位置坐下。馆长已经在讲这次外出访问所借鉴、学习到的国外若干著名博物馆最先进的管理经验。

馆头范吉成是全国知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正因为如此，文岛市的青铜器收藏在全国的博物馆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改革开放之后，曾经短暂地迎来海外华人捐献文物的小高潮，正是因为范先生的名气，好几件文物被指名送到了文岛。老先生也在同城的A大担任名誉教授，偶尔会带研究生，说起话来总有一种语重心长的长者风范。

“看过这些，就会知道我们还是和别人有着差距的。”他叹口气，示意助手放音像资料，“当然，这次的展出策划总体还是成功的，收获也颇丰富。大家先看看这段记录。”

一段很平实的纪录片，以一个国外博物馆工作人员一天的工作为线索，串起了整个博物馆的运作。的确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洛瑶边看边点头，又借着不算明亮的灯光在本子上写了些要点。

画面一转，她还没来得及看，忽然听到身边有同事轻轻惊叹了一声，然后推了推她：“快看，快看。”

她愕然地抬起脸，画面里有两个人。范馆长，和他身边的年轻人。

林大姐在问她：“那不是那个谁吗？报纸上常露面的，展什么来着？”

她默默地低下头，没有搭话。纸上蘸了一滴蓝黑的墨水，她很想伸出手指去抹掉，可是那样会把手弄脏。她用尽了心思在勉力克制着自己，一边努力地想着，到底要不要揩去呢？

放映完毕，范馆长的声音又通过话筒传出来：“各位也看到了，这次去伦敦，恰好遇见了易钦集团的展泽诚先生。我们谈了谈，他对流失海外的文物十分关注。如果有可能，收回文物、策划展览等一系列相关事宜都可以和易钦集团一起合作。这是好事啊，国外很多的博物馆都是和私人或者商业集团联系得相当紧密的……”

白洛瑶听到自己哼了一声，到底忍不住，指尖重重地抹过那滴墨水，然后压低声音对林大姐说：“我去洗下手。”于是匆忙地站起来，躬着身子出了会场。

她走向洗手间，又低头看着自己指尖上那抹淡蓝。指印错综，一圈圈一条条，深淡交替，仿佛是一小块奇异的烙印。

她一遍遍地冲洗着指尖，直到两只手都淌满了清水，可是颜色没有褪去。就像刚才抬起头的那一瞬间，她看到展泽诚的背影，被高大的西方人簇拥着，却依然挺拔如皓岩。她懊恼地想，这一眼，不知道要费却多少时间，才能忘记。

自来水一直哗哗地流着，指尖已经洗得发红发痛。林大姐和一群同事一起推门进来：“呦，洛瑶你还在洗呢？那边已经散会了。我替你带笔记本出来了。”

她擦干手，接过本子，说了句“谢谢”。然后侧过身子，翻到被弄脏的那一页，“咻啦”一声，毫不犹豫地撕了下来，扔进了废纸筐。

一天的工作结束，白洛瑶回到家的时候，带进了一身的风雪。她像往常那样打扫完屋子，又泡了杯红茶。遥控器已经不算灵敏了，电视打开，恰好出现了新闻女主播端庄秀气的脸。

“在这一批流失的文物中，也包含了国宝级的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商朝的青铜器双羊尊，于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九日，在索斯比拍卖行进行了公开拍卖，最后由现场一位不具名的男士拍得……”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电视的声音，时有时无地传进白洛瑶耳朵里，她想起老馆长下午的讲话：“成化的斗彩杯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次没带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博物馆里有三个，比我们还多出一对半。我在那边看到的时候就想，你们先还给我们一个也成啊，至少能凑个对儿。是吧？我们去西方文化地盘搞策划展览，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股火气在，总要让外国人看看，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我们保护得不比你们差。”

年轻的女孩只是觉得无力，用手捂住了脸，有那么一瞬间，她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旋即，纤细的手指轻轻一颤，一股小小的燥热从深处慢慢地燃起，仿佛是火苗，蹿到了心头。

她很快地站起来，忽然记得了，是那个白瓷杯，再不去洗，红茶垢就会粘上去，然后就再也洗不掉了。忙忙地扎起了长发，戴上塑胶手套，拿了杯子就浸在了水里。温水，洗洁精，一遍遍地洗，再放在水龙头下冲，对着厨房的节能灯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看到洁白如雪的杯壁，她终于放下杯子，放心了似的，一步三回头，出了厨房。

刚才还在放着新闻的频道，已经在黄金时段播放起了《本周关注》。标题会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义愤填膺：

流落海外的国宝何时才能回归祖国？

访谈现场的背景是一幢她所熟悉的高楼：易钦集团。年轻的男人穿着黑色西服，白色挺括的领口，法式袖口上一对袖扣并不浮华，是黑色的，仿佛猫眼，低调优雅，就像此刻他的谈吐。

主持人正在问：“展先生，这几年来易钦集团在国际拍卖会上买下了很多流失的文物？”

他的眼睛深邃，嘴唇的形状优美，又薄，就这么轻轻一抿，淡淡地说：“是。”

“您有收藏文物的爱好吗？”

他微笑，安静地回答：“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永远难以企及文物流传的千年万年。所以，收回那些文物，我只考虑将它们捐献给博物馆，重新为公众所有。这样的意义会更大。这也是我那个朋友一直想做的事。”

主持人顺着话题说下去：“看来这个朋友对您的影响很大。”

他略一低头，目光中似有不可抑制的光芒，又似轻微的笑意和怀念，并不否认：“是啊。”

她一直以为他早把自己忘了，他却又忽然提起来了……他知道自己能看到，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吗？洛瑶觉得刚刚平息的燥热转瞬又燃起来了，她不安地握了握拳头，又咬住了嘴唇。那些往事，突然间历历在目。

那时候自己坐在他身边，缓缓地读诗给他听：“受封的骑士，最终也仅能以生命的长度，拥有宝石。”

他就笑：“这句话说得很好。既然如此，你还那么愤愤不平，非要那些文物回归祖国？”

当时自己就坐起来了，语气执著而认真：“那怎么能一样？文物回来，又不是一两个人能拥有的。我希望它们可以回来，是因为虽然一个人的生命有限，可是它们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它们就应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他并不与她争辩，只是探过身抚了抚她的头发，莞尔一笑。

他笑起来可真好看，就像在雪山之巅，突然找到了一朵雪莲花，满目素白中刹那间蕴起了惊人的美丽。可是毕竟他板着脸的时候多，一双眼睛叫人生畏，像冰块似的叫人心底发冷。

洛瑶记起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医院里，自己迷迷糊糊中只看到那么一双眼睛，于是歇斯底里，用尽了力气对他喊了一句：“你滚，我不是自杀，鬼才会为了你自杀。”回想起来，声音低弱得仿佛是一只挣扎的小猫，也不知他听清楚没有。

.....

。

此刻闭目所能回忆起来的，全是惨痛，洛瑶知道自己该做些别的，只要能岔开注意力就可以——

她的讲解词！明天博物馆要接待一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她需要把解说词重新温习一下。

她关了电视，就这么盘腿坐在了沙发上，喃喃地开始背诵一段段冗长的解说词，直到头晕脑胀的，开始有睡意。

睡梦此刻对她来说这么具有吸引力，可是她不能睡……她想要去看看门关好没有……电视机的插座拔了吗，还有刚才的水龙头还在滴水吗……

等到这一圈转回来，又生生地将睡意驱逐完毕了——自己这是怎么了？白洛瑶无力地将头埋进被子里，陷入了近乎绝望的无能为力中。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恰好和老馆长等一部电梯。洛瑶犹豫了一会儿，问：“馆长，您看新闻了吗？”

老头停下了步子，白发微微一晃，敏捷地说：“你是说双羊尊的拍卖吧？”

洛瑶点点头，注视着老先生。

这一次，他却不像往常那样唏嘘感叹，忽然微笑起来：“不知道是谁拍了下来……”

洛瑶点点头：“说不定哪个好心人买了，就送回来了呢！”

只要能送回国内，不论在哪个博物馆，老馆长自然都是有机会带上放大镜去仔细地瞧瞧的。老先生颌首，分外慈祥：“是啊，谁知道呢！”

洛瑶已经在各个分馆里转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了，即便带了扩音器，依然觉得嗓子冒烟，于是疾步走回办公室喝水。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本事，能一语成真。

一回到办公室，就发现一屋子的人正围着林大姐说话。她的神色也有点古怪，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却又带着欢喜，大声地宣布：“知